

我家的董女士

杨雪

“嘟嘟……”微信提示音响起，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叮嘱：“雪，锅里有汤，下班回来要喝啊，还有菜卷，冰箱里有做好的豌豆糕，你俩都记得吃。”

“嘟嘟……”打开微信，还是我们可敬可爱的董女士发来的：“灶台上有放好的小米，锅里有水，你下班有时间就熬，没时间，我就过去。”

临出门时，董女士的叮嘱在耳畔响起：“我在车里放了橘片爽，回头你们取了吃。”

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家的“饲养员”——董女士。

初见董女士，她长发及腰，发梢烫着大卷，穿长裙踩小靴，从外形上看，像我的姐姐。我生孩子后，董女士的长裙和小高跟就都收起来了，她说穿高跟鞋抱孩子不方便。再后来的某一天，董女士顶着一头短发回来了，应该是更加忙碌，没时间打理长发吧。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，董女士依旧身手矫健。她在厨房称王，无论厨房还是厅堂，她都可以应对自如。

这就是董女士，我称她为“永不停歇的发动机”。

前两年冬天，董女士住院了。我们得知消息后，匆忙赶到医院。如果不是穿着病号服，看她谈笑风生的样子，还以为她在旅游呢。看着一脸紧张的我们，她安慰说，没事，血压不正常，医生让观察观察。说罢，她小心翼翼地抬眼看着我们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董女士的战甲似乎在悄悄地脱落。

那些日子，我尝试着做软乎的饭，尝试着做爽口的菜，送饭到医院，董女士赞不绝口。

“哎呀，今天的粥味道很好，我全喝了。”

“你炒的莲藕很好吃啊，你小姨都吃完了呢。”

槐花香中忆外婆

牛丽荣

记忆里，外婆家院中那株高大挺拔的老槐树，始终以亭亭如盖的姿态，定格成最鲜活的剪影。每当春风捎来泥土苏醒的气息，雪白的槐花便缀满枝头，将清甜的芬芳织成网，网住了整个童年。

长大后读科普文，才知道含苞待放的槐米竟是一味良药。明代《本草品汇精要》强调“花未开者佳”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亦载“未开时采收，陈久者良，入药炒用”。现代医学也延续着古老智慧，将槐米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的药性，深植人心。

儿时的我们不懂这些，只晓得槐花是春天馈赠的蜜糖。说不清这棵槐树是谁种下的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它就很粗壮了。每到槐花盛开的季节，表弟就手持竹竿，爬上房顶，又灵活地攀到树上，他被舅舅称为“孙猴子”。只见他双腿紧紧盘绕在树上，左手稳稳地抱住树干，右手在花簇间穿梭。我们姐妹几个则提着篮子，满心欢喜地在树下等待着。槐花还没开苞时是最好的，表弟把花簇扔

下来，我们便一拥而上，一起品尝这春天独有的美味。槐花放入口中，一股清新的香气瞬间弥漫开来，咬到根部，那一点点清甜更是让人陶醉。

外婆倚着斑驳的门框，嘱咐我们小心。外婆是我们家万能的大厨，灶房里，她佝偻的背影在蒸气里浮现。她会精心挑选出一些槐花，放在笸箩里洗净，然后加上几勺面粉、少许盐和五香粉，双手熟练地抓一抓、拌一拌，放进大蒸锅里。没几分钟，一大锅香气扑鼻的槐花饼就出锅了。接着，外婆又在炒锅里倒油，放入葱花和蒜片爆香，再倒入蒸好的槐花快速翻炒。那诱人的香味瞬间弥漫在整个屋子，我们围着灶台挤作一团，等不及盛在各自的碗中，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操着大小不一的勺子往嘴里送。

若是赶上外婆心情明媚，瓦罐底攒着的鸡蛋便成了稀世珍馐——金黄的蛋液裹着淡绿的槐米下锅，“滋啦”声里腾起的香气，能让檐下的狸花猫都直起腰杆。这盘槐花炒鸡蛋一出锅，就被我们风卷残云般一抢而光。那味道，虽已过去多年，却依然深深地印在记忆深处，只记得香，香得纯粹，香得令人怀念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。这些年，我们姊妹们外出求学、工作、各自成家，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渐行渐远。当物资不再匮乏，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，那曾经让我们心心念念的槐花，似乎在忙碌的生活中渐渐被遗忘。

如今，外婆已离世多年，舅舅将老院里种上了庄稼，那棵承载着我们无数欢乐的槐树，只剩半截树桩。不久前回老院，舅舅拍打着槐树桩招呼我落座，在它裂纹纵横的截面里，年轮清晰可辨。指尖抚过凹凸的纹路，往昔岁月在眼前重现：表弟蹭破的裤膝，小妹发梢沾着的槐花瓣，外婆系着蓝布围裙掀开锅盖时，腾起的白雾模糊了她眼角的皱纹……而今，树桩一侧萌发的新枝，正怯生生地探向天空，像极了我们当年踮脚张望的模样。

暮色里，炊烟又起，恍惚听见外婆在唤我们洗手吃饭。风过空庭，眼角微凉，这才惊觉眼眶早已蓄满春水。原来有些牵挂，早已随着槐香沁入骨血；有些记忆，终将在年轮里长成不老的春天。

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“尊敬的审判长：我是盐湖区法律援助中心李养林，今天代理原告发表以下意见，请求法庭采纳……”这是大哥近期在法庭上陈述他代理的一个案子。他声音洪亮，思路清晰，陈述条理。谁能想象，敬爱的大哥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！

大哥1943年出生，今年已经82周岁。1961年，他初中毕业后参军，至今已经工作了64个春秋。近期，他又签了3年合同，计划工作到85岁，这在运城乃至全省政法系统中都绝无仅有，令人钦佩。

大哥性格开朗，思想活跃，与时俱进，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耄耋老人。他在我们兄妹群中，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弟妹们一起加油，向着百岁冲刺，一个也不能掉队啊！”

大哥年轻时在部队服役18年，工作敬业勤勉，其间，曾在军事院校深造。转业后，他先后在检察院和司法局工作，曾任运城市盐湖区司法局的第一任局长。

大哥退居二线后，没有就此休息，而是成为法律服务所一名法律工作者，专门从事代理诉讼业务，这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大哥知道，代理诉讼不仅是一份职业，更是一种责任、一种信任，他承接的每一个案件都是当事人的一份重托、一份希望。大哥对他受理的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对待。他的记忆力惊人，在法庭上，他集中精力倾听对方的陈述与法官的提问，总是对答如流，这是他多年司法实践与代理案件中摸索出来的经验。

由于大哥业务水平高、代理诉讼经验丰富、组织能力强，2018年，大哥75岁时，又受聘到盐湖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。直到2023年，他每天都是正点上下班，而且还是在一线窗口受理案件。现在，他已到后台坐班，主要任务是传帮带、接受领导安排的比较复杂的法律援助案件。

法律援助中心的很多年轻同事，从年龄上来说，都是大哥的孙子辈了。虽然年龄悬殊，但大哥性格外向，喜欢与年轻人打交道，每次单位组织演出节目，他都积极参加，很受年轻人的喜欢。

大哥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后，对诉讼代理工作的重要性感受更深，特别是对于困难人群来说，法律援助就是雪中送炭，它能给绝望中的人以希望，为弱势群体讨公道。大哥常说，法律援助办的不是案子，而常常是当事人的人生。

作为基层法律援助工作者，大哥每天面对的都是形形色色的琐事、烦事、难事，诸如打工要不来工资、老人没有人赡养、婚姻破裂、遭遇车祸打不起官司等……大哥要充当的角色也随之不断地转换，有时候是“心理辅导师”，有时候是“司法调解员”，还有时候是“法律扫盲者”。

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作为一名法律援助者，大哥能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尽可能地帮助受援人，这份职业弥足珍贵。他说，只要身体允许，他将老骥伏枥，继续为无助的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。大哥一辈子坚守着自己热爱的职业，努力践行司法为民的理念，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着实让人钦佩，令人尊重。

大哥的司法情怀

李养龙